

揭开电视剧《埃博拉前线》的幕后故事

真实还原中国医生抗击血疫之战



故事原型团队 曾经“感动中国”

《埃博拉前线》根据2014年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故事改编而来：当时疫情最早出现在几内亚，第一例埃博拉患者由中几友好医院的中国医生曹广亲自接诊。曹广也是男主角郑书鹏的原型之一。“遭遇战”中，曹广的搭档盖斯姆倒在抗疫一线，他就是剧中不幸染疫去世的医生盖斯姆的原型人物。

2015年，中国援非医疗队被评为“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”。当时的颁奖辞是：“这些都是远渡重洋到非洲大陆上抗击埃博拉的中国医生，他们在那以勇气和科学铸铜墙铁壁，我们以这座奖杯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。”

故事背后还有更温情的背景。自1963年以来，中国援非医疗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，长期以来，非洲的几十个国家常驻有中国医疗队，一些中国医护人员甚至将生命永远留在了援非国。

总制片人茅熠表示：“马上是援非60周年，希望在未来有更多、更好的相关题材，把中国人的仁爱精神，把中国医生的职业素养传递到世界各地，最终在人民和人民之间种下种子、开出花来、长成大树，这就是我们中国形象在世界形象中最根本的来源。”

总导演杨文军表示：“我们把中国援非近60年间许多医生护士的故事，凝聚到了主要角色身上，做了提炼。不仅有与死神赛跑的故事，也有温暖、友爱的故事。”

对于茅熠而言，《埃博拉前线》的策划源于央视2018年播出的四集纪录片《医道无界》，其中有一集讲的就是2014年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核心事件。“作为影视行业从业者，我就想到破题去创作——它将是一个紧张的、呈现中国2014年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医疗队和检测队的故事，里面还有近60年的援非长河里感人至深的事迹，可以形成点、线的叙事联动”。

很快，茅熠把拍剧的想法告诉了资深导演杨文军。杨文军执导过《老马家的幸福往事》《刀客家族的女人》

纪录片里的援非故事感人至深

《离婚律师》《何以笙箫默》等多部叫好又叫座的电视剧，曾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。他也很快对《埃博拉前线》点与线的叙事联动着了迷。两人一拍即合。

之后，剧本创作团队开始做文案工作，走访了2014年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亲历者、各卫生领域的顶级专家，如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曹广主任，第一批援非抗埃医疗队队长李进院长，检测队队长钱军教授等。

此外，主创团队在2019年3月赴非洲实地采风、勘景。半个月时间里，

主创团先后赴塞拉利昂和坦桑尼亚，深入当地市场、医院、村落、渔港、街巷等地，就医疗卫生、传统文化、风土民情、自然风貌等方面进行了调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主创团还考察了2014年中国援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医疗队驻扎医院——中塞友好医院，等等。茅熠说：“团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采访素材，近千万字的采访记录。”杨文军说：“我们虚拟了一个叫‘卡巴利亚’的国家，基本遵守当时埃博拉爆发的时间轨迹，以及中国医疗队派出的时间来安排故事。”

演员佩戴“头盔摄像机”提供第一视角

作为“中非影视合作提升工程”合作合拍项目，《埃博拉前线》的拍摄周期达133天、外籍演员400余人、外籍群演超过5000人。据悉，第一批援非抗埃检测队队长，现中山医学院副院长、教授钱军和2014年国家首批派出援非抗埃的9名公共卫生专家之一的刘林娜研究员，全程指导了该剧的美术置景和拍摄工作。

《埃博拉前线》剧中搭造的P3实验室、P4实验室使用了真实实验设备和器材。剧组在建筑面积达2400平方米的内景地，按照1:1高仿还原了P3实验室、P4实验室、移动医疗实验室。杨文军说：“我们请了专家全程监督我们的设计、搭建，观众肉眼可见的部分都是真的，连消毒的气雾都是真的。人物进出实验室的流程，以及中

间的实验操作流程，都在专家指导下反复排练。”

为了高度还原故事细节，剧组在摄影、灯光和美术置景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：让演员佩戴“头盔摄像机”等设备、大量采用“探针镜头”拍摄、运用了大量“一镜到底”的纪实拍摄手法。观众能隔着人物厚重的防护镜，从第一视角观察人物身处的环境，增加了真实感。

剧中细致到数字的还原唤醒回忆

作为剧中主人公郑书鹏的原型之一，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曹广，给予该剧创作不少意见。《埃博拉前线》对细节的高还原度让他热泪盈眶：“剧中的当地医生盖斯姆，就是我在几内亚搭档的医生盖斯姆，他因为埃博拉去世了。他在中国学习了十年，对医学无比热爱。他在2010年回到几内亚，2014年去

世。”曹广还注意到了一些细节：“我的编号是3481，而剧里角色编号是3281。病人的床号也做了还原，我们援助几内亚时候，第一个去世的病人与剧中一致，在第18床。对于很多观众来说，18床和10床没有区别，但我对这个数字非常敏感。”

此外，该剧对人情、人心的真实还原，也让曹广感同身受。剧中，在隔离区内，医疗队队员互相打气、携手援非抗

疫的团结精神，唤起了曹广的记忆：“大家可能难以想象援非的辛苦。作为医疗队队员，我们去非洲的时候是一片陌生，虽然条件较之前已逐渐改善，但有时想往家里打个电话、发个邮件都很困难。去非洲之前，医院给我们的任务就是‘零感染’——安安全全去，平平安安回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去了之后，我们一起努力克服内心的恐惧，这种压力只有当事人能体会。”

（据《羊城晚报》）